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安澜文集

小说集

安澜 / 著

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安澜文集

午夜狂奔

小说集

Wu Ye Kuang Beng

安澜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澜文集 / 陈晓君著. -- 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535-0268-7

I. ①安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2220 号

出版人	王 刚
策 划	臧炳申
责任编辑	何智明
美术设计	汤 靖 郭建佳
书名题签	颜梅华 王寿甸 王家俊
摄 影	徐文政

书 名	安澜文集
出 版	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
地 址	上海市绍兴路 7 号
邮政编码	200020
发 行	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	凯基印刷(上海)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18
印 张	40.89
版 次	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35-0268-7/I.089
定 价	98.00 元(共二册)

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电话: 021-51870060



安澜，名陈晓君，字诺，曾用笔名颖川、尘心。诗人、作家。上海诗词学会理事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《自然与人文》杂志总编辑，江南诗社执行社长，资深心理咨询师。

自幼酷爱文学、艺术，曾在报纸、杂志和文学网站上发表过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与艺术评论。2010年受邀为上海世博大型摄影作品集《开不败的辉煌》题诗并获国际殊荣。

21世纪初，涉及华夏远古文化领域，并进行潜心悟道的修行实录。近年来，与同修道友践行论证了《佛学天机》的修行秘笈。运用宇宙自然法则来探索人类创世文明方面的实践与论证。

做人：简单，纯粹，自在；

处事：随缘，拿起，放下；

修行：好坏、得失、成败、生死一体同观！

内容提要

上世纪80年代中叶，在改革开放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很多人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变迁中迷失自我，在寂静的绝望中不知所措，所以，爱情变得不再那么单纯。

爱情是什么？“我到底爱谁”和“谁到底爱我”几乎成了所有人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困惑。爱情和婚姻真的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吗？

从《沧波浪花》《爱情赝品》《救赎》中，我们看到爱无底的沦陷。我们相信爱情，爱情背叛我们……在《午夜狂奔》里，我们相信真理，真理欺骗我们。一个失控又混乱的时代，《失控的爱》受很多外来文化的冲击，爱情并非理想。男人的自私和挑剔使爱情变得不可信任。《征婚背后》的婚姻围城禁锢不了男人不断向外延伸的激情。或许，不仅仅是男人……

这个世界洞若观火。一个个女主人公美丽超群，冰雪聪明，无论在商场还是情场，都堪称左右逢源，横扫六合，所向披靡。但解读自己连她自己都找不到密码。抑或，本我的状态，才是生活的真实！

安澜文集

- 小说集——午夜狂奔
- 诗文集——极品女人



我至少可以做自己的上帝。

安澜

淨却誰人
心已然

賀安瀾文集出版
年波
顏梅華



意味雋永
人思神远

贺安澜文集出版

叶辛



甲午年

题词：叶辛。著名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上海市文联副主席。

《安澜文集》小引

张青云

夫《安澜文集》者，海宁颖川女史之大著也。的是缪斯琼玖，洵为说部奇葩！文采华滋，岂逊一流男子；诗风清隽，无惭“极品女人”。直心曲笔，剖人性之病根；冷眼热肠，悯众生之苦恼。观其书内，啼笑皆真：春梦普腾，半属痴男怨女；夏花绰约，悉为美眷佳人。爱河沉溺，叹人欲之横流；情海留连，伤妒心之突起。“午夜狂奔”，人晒“爱情赝品”；萧晨踟躅，孰明婚恋真詮？狂蜂浪蝶恣风流，“围城”易破；意马心猿倏扰攘，欲壑难填。嗟乎！欲持色戒，惜乏金轮；思斩情丝，苦无慧剑。锦瑟无端，影事空成追忆；冰弦有恨，前尘俱化相思。是书也：言情则悱恻缠绵，销魂蚀魄；警世则曲深冷峻，立懦廉顽。一卷未终，难于释手；数章读竟，遂已获心。是以吾度其必将嘉惠于书林，见称于读者矣！

（著名骈文家、辞赋家、上海文史馆特聘研究员）

上
粗
狂
奔

王寿旬
题





完美之境

安澜小说读后感

张斤夫

001

I

安澜说，她是一个做事追求完美的人。虽然，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完美，自己认为是完美的，别人看来，也未必是完美。但，完美是一种境界、一种格调、一种品德。追求完美，其实就是追求、营造、守望、享受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
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如此。

安澜的小说，不论是长篇小说《午夜狂奔》，中篇小说《失控的爱》、《漂泊中心灵的突围》、《爱情赝品》，还是短篇小说《征婚背后》、《沧波浪花》等等作品中的主人公，都是在爱情上追求完美的人。虽然，他（她）们在追求爱情幸福的道路上“走了很远的路，寻找永恒的幸福，蓦然回首，才发现最真的爱，原来已经在追逐中迷失”；虽然，“曾经的山盟海誓，在现实中变得不堪一击，痴心的脚步永远追不上变心的翅膀”；虽然，“在挑衅爱的纯粹极致中，现实和理想距离每每让我挫败”，但他（她）们的追求却永远没有放弃。因为，他（她）们知道，“只有在不停地向前奔波中，才能感觉到生命存在的价值”（《失控的爱》），结果是：“过往的岁月，吮吸我全部的生命。挖掘生命结茧的伤

疤，已不再有往昔的锥痛”，留下来的，则是“每一个伤疤都有它疼痛的历史故事”（《漂泊中心灵的突围》）。

然而，生命不息，追求不止。

因为还有梦。

这，也许就是作家走向文学创作之路，为读者写下一篇篇呕心沥血、感人肺腑之作的存据吧。

2

安澜的小说，题材和构思都见匠心。长篇小说《午夜狂奔》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好作品：她之所以好，是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坛上，第一个大胆触及同性恋这一敏感话题，但作者处理得很有分寸：一对扮演才子佳人的越剧舞台姐妹，在舞台上卿卿我我，如痴如梦，如漆似胶。卓越的表演，博得广大观众的赞誉。但想不到，扮演“才子”的姐姐，在男女之爱上受了伤害，认为男人没有一个是好的，将相恋之情从舞台“移植”到生活之中，爱上了妹妹。为了“爱情”，对妹妹穷追不舍，以至到了近似疯狂的地步。妹妹愤恨交加，被迫四处躲藏。中国毕竟不是外国，姐姐由于经受不住“同性恋”的世俗的压力而自杀；而扮演佳人的妹妹，由于在生活中对异性真爱的追求也屡遭失败，不得不去同情、怀念曾经爱恋过自己的姐姐。这部小说，不仅读后令人难忘，而且给我们今天的读者留下丰富想象的空间。

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听到“征婚”一词。很多大龄青年找不到对象，只好去征婚。在安澜的小说《征婚背后》里，征婚成了一个陷阱，相信爱情经受着欺

骗的无妄之灾，还会有谁相信这征来的婚姻是幸福可靠呢？

《沧波浪花》是一篇仅有几千字的短篇小说，作家也在构思上下了功夫。比如作家采用倒叙的手法，写了主人公如烟的两次出场都很别致：

“整整十年，如烟与他再次相遇。而相遇的地点是在十八层楼高的小城旋转餐厅。从这里，可以看到江南小城的美景全貌。阳光灿烂如水，泻在亭台楼阁碧波荡漾的湖面上，像一幅装裱工整的动态山水画，衬托出如烟对江南的爱，对这座宁静美丽小城的爱。”

十年前的相遇，则是在小镇的海堤上：

“日落的傍晚，如烟独自一个人坐在被白天晒得发烫的海堤的石阶上，潮湿的带有咸涩海风把她的一头乌黑的长发吹得如云翻卷；凌乱地不断扑打在她苍白的脸上，就像浪花不断地扑打着海堤；一袭白色丝绸的连衣裙，衬托出她的脱俗飘逸；她右手拿着一本席慕容的诗集放在膝盖上，眼睛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，迷离而幽然。”

两次人物的出场，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，如诗如画，如雕似刻，别开生面。作家在人物的出场上下了如此工夫，着实令人敬佩！

安澜的小说，语言铿锵有力，珠玑联翩，抑扬顿挫，干净利落，富有极强的音乐感、节奏感，字里行间洋溢着阳刚之气。语态之中渗透出居高临下、自恋、自信的霸气，发人深思的灵气：很多地方，不论是作者叙述还是人物对话，排列起来，就是诗，简直可以说自成一体。

我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曾批评说：“往日论文先词而后情；尚时而不取悦泽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）他的意思是，过去讨论文章，往往强调文辞而贬低情志，不免尊重语言姿态而忽视辞藻的润泽。这种想象，不仅那时存

在，今天依然存在：当下，我们经常看到或听理论家说，小说的语言要跟上时代步伐，要有乡土气息，要生活化、平民化，要平淡、朴实，等等，否则就不“尚时”。作为一种风格，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可以理解，无可非议。从小说发展的趋势、特点出发，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也是应该的。但如果对所有作者的所有小说都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未免就强人所难了。

3

小说就其表达的主要特点、内容和形式而言，有言情小说、推理小说、侦探小说、乡土小说、悬疑小说、科幻小说等等。

安澜的小说属于哪一种呢？

我想来想去，哪一种都不是。她属于她自己。我给她的小说取了个名称，叫“哲理小说”。一般小说的要素是主题、人物、环境、情节、细节。特别是人物，这是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使命，而情节和细节，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根本途径。当然还有环境。不论言情小说、推理小说还是侦探小说，都离不开这些。特别是人物与环境。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”是恩格斯对小说创作的高度概括。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说：“对小说来说，把人和环境写活，就有了一切。”安澜的小说创作，不能说不重视人物的塑造，但她是淡淡的；不能说不重视情节的铺展，但却是隐隐的；不能说不重视环境的描写，但却是粗粗的；不能说不重视细节的刻画，但只是寥寥的。安澜小说创作的主要出发点是对主题的揭示，是对哲理的阐述。在她的小说里，环境，不过是议论的背景；或者是为抒发议论打开一串绿灯。比如情人一起到电影院去看电影，这在小

说里是司空见惯的。绝大多数作者笔下，无非是借这个“黑暗”环境，两人卿卿我我，表达恩爱。但在安澜的《爱情赝品》里，人物或者说是作家，却借题发挥：“黄金甲是制作华美、场面壮观浩大，剧情平平的电影……张艺谋把自己的个性和思想霸道地赋予自己所创造的作品中，绝不妥协。在潜意识里，我觉得他是个和我一样孤独的人，他希望与世隔绝，只保留自己真正向往的精神和希望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张艺谋成功了，而我还没有。”

强烈的哲理意识，使作家将个人的主观色彩发挥到了极致，甚至连某些人物的名字和性格都贴上意念化的标签。如，《沧波浪花》中的女主人公，出生在海边的贫困渔民之家，十七岁就失去父亲，被迫失学。她的名字居然叫“如烟”，而且“一向心高气傲”。或许，由于特殊家庭背景的缘故，饱尝了太多、太久、太坚涩、太复杂、太诡秘的苦果，心中积郁了太多、太美的梦想，积郁了永远说不清、道不尽的感悟。于是，聪颖的作者，智慧地选择小说（还有诗歌）作为喷发的“井口”。为了哲理的表达，小说的其他因素就忽视不计了。

“婚姻是一把伞，挡住了风雨也遮住了阳光”；“婚姻是什么？婚姻就是对自己的爱，对所爱的人没有把握的结果。因为没有把握，才不得不求助于法律来约束”；“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婚姻是幸福的，但是，爱的双方要用法律的威慑约束在一起，而不是用爱自身的魅力吸引，这是悲剧”；“女人的眼泪是无坚不摧的武器，她可怕的杀伤力就在于不是和你针锋相对。我的心被这种武器无数次战胜过，屈服过，它是我幸福生活最大的剥夺者”；“曾经的山盟海誓，生活中变得不堪一击，痴心的脚步永远赶不上变心的翅膀”；“太多的功力心，抹去了生活中的幸福光环”；“当今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，生活蒙

上阴影，被牺牲掉的，首先就是爱情”；“我们有意追求幸福的时候，幸福飘然远离。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疲于奔波之后，回首逝去的岁月，幸福就在追忆与怀念中闪烁隐现，频频向你招手”；“走了好远的路，蓦然回首，才发现最真的爱，原来已在追逐中迷失……”

类似这样的“哲理”，在安澜所有的小说中比比皆是，读起来也是一种享受。

4

第一次与安澜见面，那是在沪上繁华市区中一条僻静的街道上。一座极不显眼的建筑，闹中取静。三五知己相坐，浓浓好茶飘香。一间不大的房间里，墙壁上挂满字画，案几上摆满书籍。正中，金身佛像端坐在荷叶盘上，慈祥地听我们畅所欲言。给我的感觉，安澜似乎生活在恬然超俗、悠闲自得的天地里。安澜，瘦削的脸颊，苗条的身材，白皙的皮肤，黑中泛黄的卷发，使我想到舞台上的林妹妹和崔莺莺。如果不是那双烁烁有神的眼睛，一切和她充满阳刚之气的文采判若两人！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。“只要能长久地沉醉在自己编织的意境里，孜孜不倦地品味、咀嚼，就能在幻想中安慰自己，就能和虚拟的梦幻感觉与自己的心灵共鸣，得到莫名的满足和宣泄的快感。”

这就是她所追求和守望的精神家园，别人无法走进的世界。

我不禁想起一位朋友所说的：

“迷恋自己精神家园的人，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‘出世’：这是有着一个大自在的心境，一个大自主的灵魂，一个大寂静的参悟以及一个宏大正果的淡